

書譜珍藏本「一九七四—一九九〇」

肆拾陸

一九八二·叁

書譜編委會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黎簡專輯

黎簡詩集

二

書譜

雙月刊
第八卷第三期
(總第46期)

叁



黎簡字尚民，號二樵，廣東順德人。十歲能詩，出語即拔。新清亭南，湖今稱陽一見奇之。曰：他日必以詩名。當乾隆五十四年元，選貢生，以父憂未赴。廷試是歲，不逾嶺。海詩名日起，但公未嘗者，咸謂即下之性，好遊屐，入朱明洞天，窮其幽勝，朋儕罕當意者。惟與適清許周生、吳錫孫、平井友善所居，曰百花村，亭曰紫香閣。曰：藥性生平擅詩畫，畫三絕，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錄於太師取，動於日，恭取山於長言，取豔於玉溪，取僻於閨仙，取瘦於東野，鍾磬銀鍊，自成一家。言書得晉人意，畫直造元四家，堂與所著有五百四峰草堂詩鈔、紫煙閣詞鈔、笑菴亭樂府、注莊等書。

每期楹聯

籊雲自可無千里 隱霧時教露一斑

籊雲自可無千里

隱霧時教露一斑

北京工藝品

硯台



中國工藝品進出口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經營：各種新舊硯台、毛筆、印泥等文房至寶，新舊字畫
及各種工藝品。歡迎選購

地 址：北京市建國門外
永安東里十六號樓
電報掛號：“0482”北京
電 傳：22334 BJART CN

香港代理處：中藝(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233號嘉利大廈 電報掛號：“0120”香港
澳門代理處：南光貿易公司
地址：澳門南灣街65號A 南通銀行大廈 電報掛號：“9496”澳門

平 香

劉國松



每期專題

黎簡的翰札和治印

馬國權 14

多能兼擅的黎簡

大磐 16

黎簡三絕詩、書、畫

容天圻 18

黎簡與袁枚

冼玉清 20

黎簡與芙蓉亭樂府

一丁 21

「小子狂簡」黎二樵

冼玉清 22

黎簡墨跡選登

23

金石篇

《清宮寶譜》讀後

沈行 4

創始刻治石印初探

劉雲鶴 13

專欄與連載

尚意書風管窺

陳振濂 42

論書與畫的異同

梁蔭本 62

編後話

清代黎簡，以畫名，亦以詩書名；聲名著於嶺南，亦遠播省外。本刊這一期，以專輯介紹多才多藝的黎氏。專輯文章多篇，論及黎氏之詩、書、畫、治印等多方面成就。選刊墨跡精品，原件均在香江。

這一個專輯，提供了多方面的資料，請讀者留意。

上期刊出書法教學專輯後，頗引起各方注意，香港從事書法教學人士惠賜鴻文，繼續進行探討。本期刊出三篇，接觸到初學書法、中學書法教學等問題。《新亞書院藝術系的書法教學》一文，讓我們了解到在香港高等學府中的書法研討情況。

《清宮寶譜》是清宮帝、后、妃的用印，是一份有價值而饒有趣味的文物資料。沈行先生的《讀後》文章，從這一批印譜中分析出眉目，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話題。

本期起連載陳振濂先生的《尚意書風管窺》。在書風方面，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對尚意書風的特點淵源及其興起，作一系統及深入的探討。將分數期刊畢。

書言長刊

漢魏交替的歷史見證

鞏固 40

端溪硯的鑑賞

花薈 60

王羲之蘭亭序摹臨本前後七種合考

徐邦達 66

初學書法所碰到的一些實際問題

陳若海 54

新亞書院藝術系的書法教學

劉魏 56

中學之書法教學問題

李潤桓 57

毛竹與表芯紙

易定國 39

書壇動態

76

唐碑百選

施舍 79

雅集

書譜，珠寶也！

蝶衣 72

潛泉印泥小史

胡野鶴 73

關於書譜所刊一段散盤銘文的楷釋

霍仕堯 74

讀友書法作品

許寶馴等 75

扉頁題字：劉國松

出版：書譜出版社

SHU PU PUBLISHING CO.

社長、督印：梁披雲

編輯：本刊編委會

地址：香港灣仔道107-111號

慶邦樓三樓A座

電話：五二七二六〇〇九

Flat A, 2nd Floor,

107-111, Wanchai Road,

Hong Kong.

Tel: 5-726009

發行：利源書報社

Lee Yuen Subscription Agencies

九龍彌敦道18-26號仁愛中心樓A座

Flat "A" 1st F., Yen Chun Mansion,

18-26, Portland Street, Kowloon, H.K.

Tel: 3-844483

承印者：大衆橡皮印刷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九號八樓

定價：零售每冊八元

清



大清
帝國
之璽

宮



皇帝敬
天之寶

寶

故宮中和殿陳列着十多顆清代帝王的玉璽，在晶瑩的碧玉和白玉上雕刻着蟠龍紐，大的約有四寸見方，用黃緞袱包裹，儲存在鑲金雕盒內。在珍寶館陳列着少數后妃金印，其中有曾被盜竊追回的光緒珍妃印，依然熠熠發光。這些我們所能見到的清宮璽印只是一鱗半爪。一次，朋友給我看他收藏的《清宮寶譜》，收集帝王后妃印百餘方，真是洋洋大觀。這本寶譜已保存了很長時間，估計是清宮剛改博物館時，管理人員鈐拓下來的，現存故宮的原物恐怕也沒有這麼多了。

這些寶印的質地非玉即金，自然價值連城，而其歷史意義更大，現在留存下來的每一顆印都是國寶。但如從篆刻藝術的角度看，却很平常。只是從印的體例和風格來說，不同時期還是有顯著的差別。我國印章溯源很古，晚周始盛，秦漢是最燦爛時期。然而由六朝至唐宋，却經歷了近千年的衰微階段，到元明二季才有文人倡導刻印，事屬初創，變化不多，一般也較簡樸。但由於那時文人見到秦漢印章也不多，金石考據之學尚未興起，對古文字缺乏鑽研，因此，明代及清初有不少人運用唐代以後人杜撰偽造的怪誕謬妄字體入印，左道旁門，毫無藝術價值。十八世紀初清世宗雍正時期的御印也表現了這個傾向，其所用的一些怪體字大致可在《六書通》一書中找到端倪。《六書通》成書於順治辛丑（一六六一年），全書蒐集了大量那類毫無根據的異體字，流傳頗廣，使不少人沉溺其中，直到現在還有人受它的影響，貽害無窮。

試把譜中雍正三方印的字體與《六書通》比較一下：《雍正御筆之寶》中的「雍」①——《公臧鼎》；「正」②——《商鐘》；「御」③——《魯正叔槃》；「筆」④——《華嶽碑》；《雍正御覽之寶》中的「正」⑤——《古文》；「御」⑥——《王先生誄》；「覽」⑦——《南嶽碑》；「之」⑧——《商鐘》。『寶』⑨——《華嶽碑》。這些怪體，正好與《六書通》符合。另一顆不詳年代的印章《執兩用中》的字體「兩」⑩——《汗簡》；「用」⑪——《商鐘》；「中」⑫——極似《古老子》的「𠂔」，同樣用了《六書通》的怪體，因此，可以推斷這方印也是屬於雍正的。這種形式只出現於雍正朝，到乾隆以後就不再出現了。

十八世紀——清高宗乾隆朝是清季文化鼎盛時代，金石考古之學發達，對古印及古文字有較深的研究，文人開闊了眼界，《六書通》中的怪異字體遂為識者所不齒。篆刻開始形成一門獨特的藝術，丁敬等名家輩出。印章崇尚秦漢，由仿古而變化，創造了新的風格。受到潮流的影響，清宮印章也有了很大的進步。

當然，皇家用的璽印非工整不可，不似一般文人的自由活潑，就是皇帝用的「閒章」也不例外。這如科舉及官場流行的「臺閣體」一般，不免趨於僵化。皇帝大概也不會去找社會上的名家治印，估計不少皇家印章出自宮庭內務府工匠之手。然而，也有個別可觀的，如乾隆的《茂對時育萬物》及他六十大壽時刻的《周甲延禧之寶》，字體工穩而略顯靈活。再如乾隆禪位當太上皇的《歸政仍訓政》一印有筆有墨，不像工匠之作，可說是帝王印中藝術性較高的作品。大概由於乾隆帝弘曆愛好藝術，又喜歡舞文弄墨，才能欣賞這樣的印章。此外，幾顆大的玉璽，如《大清帝國之璽》、《皇帝敬天之

全



文溯閣寶

並



萬方安蘇
(頤和園中一個殿名)

讀後

沈行

寶》、《古稀天子之寶》、以及《文華殿寶》、《武英殿寶》等都比較圓潤莊重，不失為規矩之作。乾隆以後，清朝就走下坡路了。清宮的寶印也就缺乏像樣的作品，只是嘉慶、道光等的《御筆之寶》、《尊親之寶》一類還算端正大方，其他印章就日趨平庸。

這些璽印的一個特點，都是寬邊方正。在唐宋時期，官印都用窄邊，明以後改用寬邊，清沿其制，也許這樣更足以表現帝王的莊嚴氣派。帝王印還細膩整潔，絕對沒有當時文人印章的「擊邊」破損現象，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刻工把皇帝的印刻錯或刻斷、刻破了一筆，恐怕是要殺頭的。按其材料來說，堅硬的玉印，必須精雕細琢，自然也不會產生毛邊。

譜中凡正式品銜印章都是漢滿文對照。最早的《昭聖皇太后（皇太極的孝莊文皇后）之寶》的滿文是手寫體，這是順治、康熙時代，滿清入關不久的作品。後來可能發現滿文手寫體與漢文篆體兩種字形不諧調，才仿唐宋以來官印的九疊文形式。滿文是拼音文字，字形簡單，改成橫豎線條，堆砌過多，使觀者眼花撩亂，不易辨認。到後期也只起了裝飾性的效果。但其他用九疊文的漢字不多，祇有《嘉慶御筆之寶》的「聖」字、《道光御覽之寶》的「聖」字，全印還比較簡潔，尚無過分繁瑣之感。

在清宮寶印上尊卑、品級之分很明顯，除用印制的大小來區分高低外，印的名稱不同，皇帝的印稱「寶」，貴妃以上亦稱「寶」，妃稱「印」。這裏看到的后妃印就比皇帝寶璽的刻工差多了。可能因為后妃沒有很高文化，對篆字也不大懂，匠人就不怎麼認真吧。有一個頗有趣的例子：光緒帝載湊專寵珍妃，對瑾妃冷落。瑾妃用的圖章就顯得差，即使在她當了「皇貴妃」之後的那顆《端康皇貴妃之寶》刻工也很馬虎，字體斜斜，其中長腳「妃」字，更為拙劣。光緒死後，她當了「皇貴太妃」，可能還會寫寫字，那顆《端康皇貴太妃御筆之寶》刻得就高明多了，在后妃印中，可說屬於上乘。其后妃即使實際上當了女皇的那拉氏——慈禧太后，也沒有一方藝術性較高的圖章。

我在故宮見到不少慈禧題字的匾額、楹聯（據說有些是當時的狀元陸潤庠寫了底樣，慈禧用紙蒙上描摹下來，有些乾脆是旁人代筆的），所用圖章很差，原以為是在工匠刻匾時走了樣，及見此印譜，始知慈禧的印本來就是這樣子。如常用的《慈禧皇太后之寶》，字形大小不勻，排列參差不齊；題字用的《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篆法也很平常，至於慈禧在初當妃子時的《懿妃之印》及咸豐帝奕訖的祺妃、玫妃、麗妃，還有道光帝旻寧的彤妃、佳妃，同治帝載淳的慧妃等的印章都很平板，尤其是這些印中的「妃」字孱弱，「印」字呆滯，看來似乎刻工只是應付差事而已。

不少后妃印的另一個特點是字小而密，原因是「尊號」加得太多了。太后每逢一次慶典，如做壽，新帝即位等，就要加一個或幾個吉祥字的「尊號」，因為是皇帝之母，往往要加一個「慈」字，其他如「恭、康、壽、慶、頤、裕」等都是常用字，可謂極恭維之能事。從這些「太后之寶」還可看出「尊號」層層加碼的過程。如那拉氏的四顆印：剛當太后時是「慈禧端佑」四字尊號，第二顆加「康頤」二字，第三顆再加「昭豫莊誠」四字，第四顆又加了「壽恭欽獻」四字，共是十四字尊號。慈安太后是與慈禧同時的，由於早死，就只有十字尊號，嘉慶帝顯琰的「孝和睿皇后」當皇太后後則上到十二個字尊號。譜中尊號最多的要數皇太極的孝莊文皇后，她活到孫子玄燁——康熙時代，當了「太皇太后」，一次次的上尊號，累積到二十個字，稱作「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這樣長的尊號，使阿拉伯國家貴族的長串名號都為之遜色了。



光緒御覽之寶



嘉慶御覽之寶



雍正親賢之寶



雍正御覽之寶



同治親賢之寶



嘉慶尊親之寶



道光尊親之寶



光緒尊親之寶



道光御覽之寶



執兩用中



長春仙館



懋勤殿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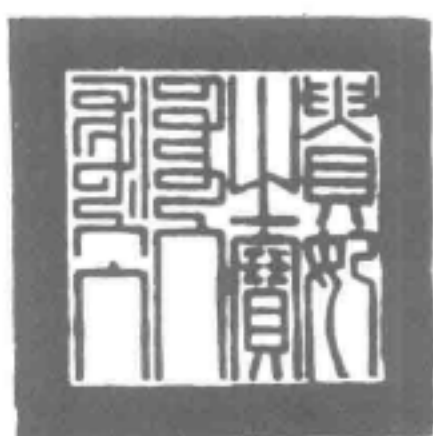
雍正尊親之寶



風聞
詩禮深
心傳



同治
之寶



貴妃
之寶



慈禧皇太后之寶



保民
無疆



同治
宸翰



道光
宸翰



同治
尊親
之寶



隆裕皇
太后之寶
(光緒之後)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之寶



敦宜皇
貴妃之寶
(同治之妃)



慈禧之寶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之寶



敦宜榮慶
皇貴妃之寶
(同治之妃)



慈禧皇太后之寶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之寶



避暑山莊福玉
代堂寶



十全老人
之寶



古稀天子
之寶



古稀天子
之寶



天貺十全
之寶



月甲延禧
之寶



茂對時育
萬物



五福五代
堂古稀
天子寶



八徵耄念
之寶



乾隆
宸翰



歸政
仍刻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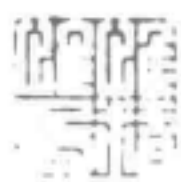
心願
符初



天恩
祖德



勤民
之爾



惟精
惟一



奉三無私



雍正
御筆
之寶



嘉慶
御筆
之寶



道光
御筆
之寶



同治
御筆
之寶



嘉慶
御筆
之寶



嘉慶
御筆
之寶



咸豐
御筆
之寶



宣統
御筆
之寶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之寶



慈安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之寶
(咸豐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之寶
(光緒瑾妃)



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



慈安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之寶
(咸豐后)



端康
皇貴太妃
御筆之寶
(光緒瑾妃)



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



慈安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之寶
(咸豐后)



端康皇貴太妃之寶
(光緒瑾妃)



慈安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之寶
(咸豐后)



端康
皇貴太妃
御覽之寶
(光緒瑾妃)



彤妃之印
(道光妃)



麗皇貴
妃之寶
(咸豐妃)



懿妃
之印
(咸豐妃
即慈禧
太后)



昭聖慈禧恭親貴妃之寶
教忠堂主印



佳妃
之印
(道光妃)



玫妃
之印
(咸豐妃)



慈禧康祿長成莊惠
皇太后之寶
(光緒皇后之寶)



麗妃
之印
(咸豐妃)



慧妃
之印
(同治妃)



慈禧康祿長成莊惠
皇太后之寶
(光緒皇后之寶)



祺妃
之印
(咸豐妃)



昭聖慈禧恭親貴妃之寶
教忠堂主印



昭聖慈禧恭親貴妃之寶
教忠堂主印



避暑
山莊



文津
閣寶



奉天法祖
親賢愛民



養心
殿寶



南薰
殿寶



文華
殿寶



皇極
殿寶



武英
殿寶



承光
殿寶
(殿在園城)



乾清
宮寶

清宮
寶譜
讀後

創始刻治石印初探

劉雲鶴



花乳石

迄今有關印學論著中，衆口一詞「王冕首創使用花乳石刻印」，一九七九年上海辭書出版社修訂重印的《辭海》裏也寫道：「相傳以花乳石（青田石一類）作印材，自他創始」。加之歷代出土印章，基本上是金玉牙角之類的印材。這就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彷彿刻治石質印章，乃是自王冕「創始」的。其實，這是不能混爲一談的。

在今天既查閱不到王冕首創使用花乳石刻印的具體記載，也未見他以花乳石刻印的實物。與王冕同時且有直接交往的徐顯撰的《稗史集傳》，與王冕同時且在王冕死後曾到諸暨王冕故居訪問的宋濂撰的《王冕傳》，和清初朱彝尊撰的《曝書亭集》，對於王冕生平的記載都很簡單。清初《綴續霏雪錄》有「王元章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句，清乾隆年間陳克恕所撰的《篆刻鍼度》裏有「元末會稽王元章始用花乳石，至明文何諸公，競尚凍石」句，清人陳榮孝《論印詩》亦有「花乳青田質最良」句，等等隻言片語。而清初周亮工撰的《印人傳》對於文彭使用「燈光凍石」刻印的記載則比較具體：文彭前期仍是自己落墨，請刻扇骨名手

李文甫代爲奏刀的；文彭後期偶得燈光凍石四筐，剖爲印材親自篆刻，文人競尚仿效的。又明末郎瑛《七修類稿》有「處州燈明石可刻圖書印」句。看來，「花乳石」和「燈光凍石」（郎瑛所謂「燈明石」乃爲別名）都是屬於「青田石一類」的印材。文彭晚於王冕近二百年，自然是王冕先使用了。但這近二百年間，既沒有篆刻高手出現，也未聞有刻治石印的印人，刻治石印確是自文彭以後蔚爲風氣且流派繁生的（後人把文彭奉爲「篆刻之祖」，或與他傳播石質印材不無關係）。那麼，王冕首創使用花乳石刻印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少？其對後世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似有探討的必要。即使使用花乳石這一種石質材料刻印是王冕所首創，但並不等於刻治石質印章乃是「自他創始」。

相傳早於王冕的吾丘衍、趙孟頫、吳琚、米芾等書畫家，就曾自己篆印而由印工鐫刻。清人倪善祥有詩云：「米顛鐵筆斫蛟龍」，可見，米芾確親自刻過印。至於他們刻治的印材是否也有石質，無從考定。但，據一九六五年在福州北部發掘的南朝劉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四四五年）古墓中的壽山石製作的獸象殉葬品來看，壽山石的開採用於工藝品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了；又據明末朱象賢所輯《印典》第六卷記載，石質「唐宋私印始用之」，我們推測米芾等宋元書畫家亦曾刻過石質印章，大約不至於是憑空臆想。

《印典》第六卷還記載：「唐武德七年，陝州獲石璽一鈕，文與傳國璽同」，這紐石璽無疑是初唐上溯至秦之物了。另據一九五九年

第六期《考古》記載，南京出土的「零陵太守」石質印章，經考證爲晉代遺物。證據更爲豐富的是一九七八年第四期《考古》載周世榮《長沙出土西漢印章及其有關問題的研究》一文中，所提供的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長沙出土的西漢官、私印和無字印（明器）近百枚實物，其中石質印章就佔有半數。這就充份地證明西漢初期至中期石質印章已經普遍和大量使用了。至於秦代以前的石質印章也偶有出土，如汲縣山彪鎮第一號墓中發現一枚石璽（見《山彪鎮與琉璃圖》），經學者鑑定爲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七五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的遺物。據此，我們完全可以把刻治石質印章的時代追溯到印章的創製時期。

上述石印、石璽，業經考古專家斷其時代了，如再能經研究地質的學者，對其質地鑑定爲何種石料、石名，那麼，青田石、壽山石、昌化石等等印材的可靠的開採使用的時代，無疑將比現存的有關記載大大向前推進的。

既然刻治石印可借追溯到印章的創製時期，那麼，何以明清以前歷代印章基本上仍是金玉牙角之類爲主，且迄今有關印學論著仍沿陳說呢？這是有其歷史原因的。首先，印章是出於實用而產生、發展起來的。石質印材經實踐證明容易磨損、毀壞，不及金玉牙角等印材能垂久遠。故不被重視，較少使用，即使使用，亦很少傳世。其次，古璽本身雖有藝術價值，但在當時並不被視爲藝術品。直到唐宋才成爲文藝領域的附庸。元、明特別是清代以來，才逐漸形成一門獨立的藝術品種。其有關史實、理論方面的著述，錯互龐雜，不盡完善。加之歷代有關筆記的作者們的見聞，受其所處的時代、地域、交通等條件的局限，這就不免形成迄今有關印學論著的陳陳相因和王冕乃是創始刻治石印的不符合歷史史實的成見了。

黎簡

「開門簡」式署款

黎簡的札和治印

馬國權

「月字簡」式署款



（傳像者學代清見）簡黎

黎簡字簡民，號二樵，廣東順德人。十歲能詩，出語即峻拔新峭。年南游，今湖陽一見奇之，曰：「他日必以詩名。」當世乾隆五十四年，元選貢生，以父憂未赴。廷試足蹟不逾嶺海，詩名日起。鉅公耆老咸折節下之。性好遊，屢入朱明洞天，窮其幽勝，朋儕罕當意者。惟與德清許周生、無錫孫平井友善。所居曰百花村，亭曰觀香閣。日藥煙生，平擅詩書畫三絕。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鍊於大謝，取勁於昌黎，取幽於長吉，取豔於玉溪，取僻於閻仙，取瘦於東野，鍾鑿鍛鍊，自成一家。言書得晉人意，畫直造元四家。堂與所著有五百四峰草堂詩鈔、藥煙閣詞鈔、笑菴亭集、所注莊子書。

順德黎簡（一七四七—一七九七），字二樵，向有詩書畫「三絕」的美譽。其實，他的治印，與同時享有盛名的海內名家相比，各具風致，不相伯仲。所以稱為「四絕」，似更恰合。

黎簡傳世的書法，較多是中堂、條幅、對聯、冊頁，自然各有各的特色和妙處。我覺得，他的書札，尤有令人玩味的地方。在他生前，二樵給他的入室弟子何深的手札，高介石已斥資鑄成《五百四峯堂墨妙》。其後，對二樵傾慕備至、曾賦「可憐生恨不同時」詩句的陳疊，又把他珍藏黎簡的書札，刻成《鄭齋藏帖》。可見在乾嘉時代，識者對二樵的翰牘，已十分寶愛的了。

舊藏二樵《佛山帖》，紙本，高三十二公

力擬前賢名作，似皆作傳世之想。如《佛山帖》就寫得字清辭雅，饒有晉人高致。張維屏嘗言：「二樵書，意態欲追晉人，中年兼學李北海，晚年寫蘇黃兩家之體居多。」所謂「意態欲追晉人」，或指書札、詩冊一類字徑不大、體貌源出《閣帖》二王書者而言。二樵凡中堂、對聯之屬，多作北海低昂頓挫之體，以壯其勢，或借東坡、山谷韻致以取姿，加之自具遒逸靈秀的風神，允稱一代高手，但略與晉人異趣。二十年前，由於撰作《廣東印人傳》的關係，曾遍訪各收藏家，搜集了黎簡十多方印拓，而印的性質，則銅、玉、瓷、石兼備，以六面銅印最有特色，「長母相忘」擬漢瓦當的玉印也頗精，只「性癖金石」、「金石延年」兩石印略有可疑，其他大都可信。可惜少數鈐本今